

后苏联地区的掠夺性出版危机

伊克博尔洪·科拉博耶夫

伊克博尔洪·科拉博耶夫 (Ikboljon Qoraboyev)：哈萨克斯坦人文政法大学 (M. Narikbayev KAZGUU) 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i_qoraboyev@kazguu.kz

在苏联解体 30 多年后，我们目睹的可能是两种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和巩固，新旧文化似乎比我们预期的共存时间更长。掠夺性出版问题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平行研究文化的现象。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掠夺性出版在后苏联国家尤为严重，我们见证了通过网站和日益普及的在线通讯应用（如 Telegram）运作的文章工厂的激增。掠夺性出版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性问题和“转型成本”的一部分，它正转变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文化。随着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出现，这些工具已经被用来撰写期刊文章或通过法学院考试，掠夺性出版在包括后苏联地区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将变得更加严重。过去辨别一篇文章是否是掠夺性出版的特征之一是其低质量的“蹩脚英语”。随着 ChatGPT 的应用，掠夺性出版的创业者肯定会更吸引那些在国际上挣扎着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

后苏联国家中掠夺性出版的兴起

在后苏联国家，低质量的研究成果占主导地位（主要发表在 Scopus 的 Q3 和尤其是 Q4 期刊中）。掠夺性出版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包括付费合著者在内的掠夺性出版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数百万美元的行业，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后苏联国家掠夺性出版问题尤为严

重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著名俄罗斯科学项目 Dissnet 的创始人安德烈·罗斯托夫采夫 (Andrei Rostovtsev) 的说法，2012 年引入了一个旨在增加俄罗斯学者在 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目标后，转向掠夺性出版成为一种普遍且系统化的现象。数千名俄罗斯学者开始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论文，遵循“付费出版任何内容”的逻辑。通常，这些文章是其他人撰写并最初以其他语言发表的文章的英语翻译（使用在线翻译工具），这些掠夺性作者邀请其他同事加入共同承担出版成本的合著者。罗斯托夫采夫和他的同事将这一现象称为“已经成为常态的灾难”。2021 年，乌兹别克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引入“发表或淘汰”的逻辑导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 Scopus 停刊期刊文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这些期刊通常都是掠夺性期刊。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Kazakhstani National University) 的教授拉特·凯内索夫 (Bulat Kenessov) 表示，掠夺性出版在 2022 年进一步恶化：哈萨克斯坦在 Scopus 数据库中停刊的可疑期刊中的学术文章比例方面占据第二位。

掠夺性出版：与转型相关的暂时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将掠夺性出版的兴起视为转型期必然带来的暂时现

象，并期望它在后苏联研究人员成功融入全球研究领域后消退？从这个角度来看，掠夺性出版增加的原因是后苏联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缺乏经验。这种经验的缺乏是由于苏联研究与全球科学社区的孤立所导致的。语言障碍也加剧了这个问题。绝大多数 WoS 和 Scopus 期刊都是用英语出版的，而俄语仍然是后苏联地区，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通用语言。

因此，后苏联国家的研究人员需要时间和资源来获取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交能力，以便能够在高质量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往往会被掠夺性出版商的激进营销策略所吸引。因此，掠夺性出版可以被视为后苏联转型的众多成本之一。

掠夺性出版作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普遍文化？

另一种看待掠夺性出版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持久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后苏联地区，而且被当地参与者广泛接受和广泛实践。掠夺性出版与其他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抄袭、数据捏造、代笔等）结合使用，用于夸大学术界人员的研究业绩，帮助个人获得他们将用作地位象征的博士学位，或者帮助教师晋升学术职位。例如，在俄罗斯政治精英中，博士学位作为一种地位象征具有吸引力，这导致许多官僚、政治家和高管都追求博士学位（请见 Abalkina & Libman, 2020）。

在后苏联社会，学术出版物和学位的多功能利用导致掠夺性出版的企业家数量激增。我们面临着众多连续创业者和中介机构，他们为潜在的作者和科学家提供在国际数据库中发表文章的作者资格和合著资格。阿巴

尔基娜（Anna Abalkina）分析了名为“国际出版社”的案例，该公司为后苏联地区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在 WoS 和 Scopus 索引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估计通过该公司获得的虚假作者资格在 2019~2021 年期间达到数百个，总营业额为 650 万美元。还有许多 Telegram 频道，例如“Wos-Scopus”、“国际文章”、“会议、期刊”等，为作者提供在带有虚假索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即使它们没有 Scopus 索引，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资格指标，以确保职位、头衔和晋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掠夺性出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延续的学术不端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掠夺性出版业的支持。在监管文件中包含科学计量学目标正在创建特定的供需链，其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作者（合作者）身份被货币化，成本从几百甚至数千美元的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文章，到仅仅几十美元的自称“国际”在线期刊文章，都有所不同。

结语

在苏联解体 30 年后，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漫长转型导致了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一方面，较少数量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在西方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参与与国际（主要是西方）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这一群研究人员在高质量国际出版物方面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人员被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雇佣，同样面临着发表文章的压力，但他们缺乏资源、培训和合作支持，无法在优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目睹的不是真正的转型变革，而是机构和研究人员在适应全球化引入的新现实和压力，以应对“发表或淘汰”的危机。

注：这篇文章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举办的“下一代：反

思和展望前苏联高等教育”（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的会议论文。